

「艾黛爾賈特？」

孤月節，帝國軍臨時陣地。

帝國在前往阿里安羅德的征途中，不時遭遇來自王國的零星抵抗。

貝雷絲率領黑鷲游擊軍迎擊，不斷勢如破竹地取得勝利。

她所指揮的每一場戰鬥，皇帝艾黛爾賈特都堅持一起出戰。

即使貝雷絲要她待命，她也會以副官身份強硬地跟上貝雷絲。

「在老師身邊最安全」——這是艾黛爾賈特的理由。

皇帝的工作沒人能代理，一結束戰鬥，艾黛爾賈特便會立刻返回軍營工作。

儘管她在外表現得神采奕奕，體力畢竟還是有限。

貝雷絲帶著戰績報告走進皇帝主帳時，便見她坐在桌後，用手支著頭睡著了。

姿勢相當安穩，艾黛爾賈特在皇女時期，曾輕鬆通過極為嚴格的儀態訓練。

她的兄弟姐妹都練習了很久才及格，不過他們如今也沒機會再跟她較量了。

「……」

貝雷絲默默看了一眼掛在旁邊的深紅斗篷，解下披風，悄悄走到她身旁。

目光觸及她背後那一片光滑細膩的肌膚和形狀優美的肩胛骨時，貝雷絲雙頰微紅。

擔心呼出的熱氣會驚擾她，貝雷絲屏起呼吸，緩緩把披風覆在她背上。

艾黛爾賈特睡得很沉。

貝雷絲注視了她一會，決定抱她到行軍床上，正要伸手時，帳外傳來聲音。

「老師、小艾黛爾！晚餐——」

多洛緹雅說到一半，貝雷絲條條地掀開簾帳，比出噤聲手勢。

「她在睡覺，不要大聲說話。」

貝雷絲放下簾帳，接過她手上的餐盤。

「謝謝妳幫忙送來。」

「不會……」

多洛緹雅在她剛剛掀開簾帳的時候，從空隙看見了艾黛爾賈特身上的披風。

再回想貝雷絲提醒她安靜時焦急的語氣，心中忽然產生疑問。

「老師，我想請教妳幾個私人的問題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妳是不是對小艾黛爾，有不一樣的……」

多洛緹雅還在斟酌用語，聽懂的貝雷絲直接點頭。

「是。」

「那妳知道，小艾黛爾對妳也……」

「知道。」

「什麼嘛？這樣的話，為什麼妳們還沒有在一起？」

貝雷絲沉默不語，不打算把自己的考量告訴艾黛爾賈特以外的人。

但多洛緹雅似乎猜到了。

「該說是狡猾，還是過於體貼呢，我聽說傭兵通常只會把握當下，老師卻想得很遠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老師，我可以再問一下嗎，妳每天守在小艾黛爾身邊，都在想什麼？」
每天都在想什麼？

貝雷絲垂下眼眸。

想著艾黛爾賈特獨自經歷的無數黑夜，想著她如今不用孤單面對一切。

想著成為她的劍，為她披荊斬棘，想著成為她的光，為她照亮前程。

還有很多很多，說不出口的思念。

終歸一句，每天都是……

「在想她。」

聽到貝雷絲的答案，多洛緹雅啞口無言，心想一個人浪不浪漫，果然是看對象的。

不過，該說的還是得說。

「老師，妳別看小艾黛爾現在很常笑的樣子，她在妳失蹤的那五年，可是每天眉頭深鎖，

完全沒笑過哦。」

貝雷絲面無表情，心中再次劃過一陣銳痛。

她緩緩回頭，望向內部傳來動靜的皇帝主帳。

剛睡醒的艾黛爾賈特，就在這時掀開了簾帳。

「嗯？兩位站在這裡，說什麼悄悄——哇！？」

貝雷絲一個箭步上前將她抱進懷裡，艾黛爾賈特一瞬間驚慌失措。

「怎……怎怎怎、怎麼了、老師？」

貝雷絲一句話都沒說，默默收緊了雙臂。

被老師抱在懷裡，艾黛爾賈特當然是雀躍得不得了，但她完全在狀況外。

只看到多洛緹雅竊笑著對她比了個加油的手勢，一語不發地離開了。

「老師？」

花了些時間冷靜下來，艾黛爾賈特滿頭霧水地回抱貝雷絲，稍稍緊張了一下。

「怎麼了？願意跟我說說看嗎？」

「對不起。」

「嗯？」

「我失蹤的五年，讓妳擔心了。」

「啊……那個嗎？」

艾黛爾賈特鬆了口氣，還好不是出了什麼問題。

「沒關係，只要妳現在沒事就好了。」

她輕鬆地笑著說話，貝雷絲聽到卻更加心痛。

胸中滿是對她的愛憐，情不自禁湊近她的唇瓣。

在親吻艾黛爾賈特的前一刻，硬生生停住了。

「……老師？」

聽見艾黛爾賈特溫柔的輕喚，貝雷絲剎那間清醒過來。

「謝謝妳幫我蓋上披風。」

沒等她開口，艾黛爾賈特反過來抱緊了她。

「天氣真的好冷，再這樣一下下……就好。」

貝雷絲任由她取暖，緩緩伸出手，疼惜地撫摸起了她的頭髮。

孤月節，帝都安巴爾。

沁涼寒氣盤旋在皇城寢宮上空，被木門及簾幕擋在露台外，不得其門而入。

皇帝的寢室中，艾黛爾賈特放下梳子，忽然回頭對坐在床邊看書的伴侶宣告道。

「我想試試看夜襲。」

貝雷絲抬眸看著一臉正經的她，點了點頭。

「好，來吧。」

隨即將書放到一旁，拍拍大腿。

「老師，這樣才不是夜襲……妳果然不知道什麼叫夜襲吧？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貝雷絲從背後摟住乖乖坐到腿上的艾黛爾賈特。

「叫妳過來，只是想抱妳而已。」

「那妳是怎麼知道夜襲的？妳以前在傭兵團難道有過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光想像便嫉妒到說不下去，貝雷絲聽著她充滿醋意的語氣，感覺有點想笑。

「我沒有那種經驗，是聽同伴們聊天說的。」

「真的？」艾黛爾賈特回過頭，假裝懷疑。

「真的。」貝雷絲吻了吻她的唇。

「遇見某個人之前，我沒有喜歡過任何人……連心動是什麼都不知道。」

「是嗎？那個某人還真是偉大呢。」

艾黛爾賈特聽得不自覺揚起唇角。

「妳現在還會對她感到心動嗎？」

「嗯，因為她正坐在我腿上。」

「呵呵……真是的，我以前也不知道，老師的嘴巴可以這麼甜。」

「有多甜？」

「拿捏不準，可能比糖還甜吧？我仔細嚐一下再告訴你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笑著將貝雷絲按倒在床上，低頭吻住她的唇。

貝雷絲閉眼享受她充滿侵略性的吻，吻到一半，艾黛爾賈特將手伸進她的上衣和短褲中。

「艾爾……妳在做什麼？」

「在摸妳。」

「妳學壞了。」

「這可是跟妳學的……嗯……」

貝雷絲用吻封住她的話語，舔了一下她的唇瓣，親上她的耳畔。

「再壞一點也沒關係。」

「妳要我，再壞一點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妳可不要後悔……做出這個決定喔。」

艾黛爾賈特邊說邊褪去貝雷絲的衣褲，也任由她扯開了自己的睡袍。

她吻上貝雷絲的脖頸，吸吮敏感的薄膚，撫揉無法一手掌握的豐盈。

柔唇順著曲線往下，在肩上咬了一口，留下宣示主權的牙印，再滑至鎖骨輕輕啃咬。

「啊……！」

當艾黛爾賈特張口含住敏感的峰首，用舌尖挑弄時，貝雷絲唇間流出誘人的呻吟。

她抱住艾黛爾賈特的腦袋，摩挲她的髮絲，渾身散發出火熱的情香。

艾黛爾賈特迷戀地嗅聞著她，一手悄悄下探，在那水澤中攪了攪，忍不住笑了。

「呵呵，妳看……」

她收回手，在貝雷絲眼前展示指間牽絲的透明黏液。

「我還沒碰幾下，妳就這麼興奮了？老師——」

貝雷絲雙頰泛紅，抬手掩面。

「不要叫我老師了……」

「那可不行。指揮官閣下的命令，我怎麼能違抗呢？」

奉令使壞的艾黛爾賈特愉快地拿開貝雷絲的手，手指滑入秘縫中，淺而慢地進出起來。

「妳一直在吸我的手指呢，就這麼渴望我嗎？貝雷絲——老師？」

「嗯……」

貝雷絲羞得耳根都紅了。

艾黛爾賈特笑著再加兩根手指，進一步探索內部。

這裡藏著唯有她能觸及的秘密。

忽然間，她碰到了那個秘密，刺激得貝雷絲渾身一顫。

「哦？是這裡嗎？」

艾黛爾賈特好奇地撫揉了兩下，見貝雷絲舒服得不自覺拱起腰，便加重了力道。

「啊……啊！艾爾……那、那裡……！」

眼角餘光瞥見貝雷絲難以忍耐地伸出手，艾黛爾賈特左手立刻凝聚魔力。

「光之鎖。」

艾黛爾賈特輕揮食指，金色絲帶牽引著貝雷絲受縛的雙腕緩緩上移，將乳峰到腰際的曲線伸展得更為柔媚性感。

「艾……爾……？」

貝雷絲半睜的雙眸滿是迷濛，聲線嬌柔甜美，艾黛爾賈特不由得呼吸一滯。

「妳好美，貝雷絲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著魔般反覆親吻她的身體，手上也持續取悅著她。

「啊，告訴我——妳是誰的？」

「妳、的……」

「我要聽到名字。」

「艾爾的……艾黛爾、賈特的……」

「呵呵，好乖。」

艾黛爾賈特笑著摸了摸貝雷絲的頭，她的髮絲都被汗水打濕了。

「這麼乖的老師，想要什麼獎勵呢？」

「……起……」

「嗯？」

受縛的雙手滑到艾黛爾賈特背後，貝雷絲環抱住她，吻著她的唇，瞬間翻轉上下位置。

她急促地喘息，雙頰如醉酒般浮現紅暈，跨坐在艾黛爾賈特身上。

充滿情慾的目光從艾黛爾賈特怔愣的臉往下滑，沿著雪白美麗的胴體，狠狠舔舐了一圈。

「我要妳……跟我一起。」

貝雷絲早已發現，在艾黛爾賈特獲得歡愉的一刻，她的身心會同時陷入難以言喻的狂喜。

那股充實強烈的幸福感，深刻到會在靈魂打上烙印，任何快樂都無法超越它。她只因艾黛爾賈特興奮，只為艾黛爾賈特喜悅——她的生命，再也無法離開艾黛爾賈特。

「我的、艾爾……」

貝雷絲伏在艾黛爾賈特身上，重重吸吮起了剛才用視線描繪的範圍。

以唇舌代替雙手，從她的頸間、胸口、雙峰、小腹，一路愛撫到雙腿之間。

「咦？等、等一下——嗚！」

貝雷絲坐起身子，雙手抵進艾黛爾賈特腿間，急不可待地用手背摩擦起她的柔肉。

被光之鎖頂在股間的姿勢過於羞恥，艾黛爾賈特不禁用雙手遮臉。

但看不見反而更敏感，濕潤的花瓣汨汨流出更多晶亮，過程在金光下被看得清清楚楚。

「壞不過……妳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不得不在臉紅嬌喘之餘，出手消除光之枷鎖。

貝雷絲笑著抱起她，讓她靠坐在床頭柔軟的睡枕上，再度傾身吻她。

兩人唇舌交纏，互相調整為最舒適的姿勢，盡情享受親密無間。

數度共攀高峰後，湍急水勢漸漸趨緩，卻始終沒有止盡。

深紅床幔間，愛語連綿不絕。

在這漫長的寒冷夜夜中，她們溫柔互擁，共枕而眠。